

# 略论禅宗的语言运作机制

——以赵州禅为中心

洪 潇 潇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赵州和尚通过“祖师西来”、“吃茶去”、“摘杨花”等公案向僧人揭示了通往明心见性的正确道路。

这些公案充分展示了赵州对语言的截断、隐喻和悖论的运用。这三种方法是禅宗语言独特的运作机制。

**关键词:** 禅宗语言; 运作机制; 赵州禅

**中图分类号:** H 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1)01-0113-04

## 一、禅宗语录之由来

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阶段,形成了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为中心的解脱方法。其中以禅定为基础,汉传佛教生发出了极具特色和丰富内涵的禅宗文化。自汉末,禅法传入中国,已经有了小乘佛教的禅经出现。东晋鸠摩罗什来到中土以后,以念佛法门为宗要。而后,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出四卷《楞伽经》。一般认为,中国禅宗的祖师菩提达磨,所传之如来自性清净禅即是基于《楞伽经》所说;慧可、僧璨均被称为楞伽师;道信、弘忍受到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提倡一行三昧。《楞伽经》名相支离,偏重文句阐释,已经不适应佛教的发展。因此到了中唐,在宗经方面,到六祖慧能以金刚般若经为正宗,才发展出了影响千载的禅宗文化。在佛法的实践上,禅宗打破了条条框框,静坐敛心是禅,搬柴运水、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也可称之为禅;一旦生活视野的扩大,思想的解放,思维的开阔便应机而来,开创了生动活泼的禅文

化。虽然禅宗奉行维摩默然,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但禅之意义的扩大,棒喝机锋形成了令后人难以捉摸的禅宗语录。

禅宗之有语录,肇自《坛经》,而后日益发展,成为禅宗一种专门的文体。从唐至清,禅宗语录不下300多种。不少学者已经从语言学的角度,从语用、认知语法、语言哲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单方面或者综合性的深入探讨,但对有名的赵州禅语尚需进一步研究。按照禅宗灯录的记载,六祖慧能的衣钵传怀让,怀让传马祖,马祖传南泉,南泉传赵州。笔者就以赵州从谏和尚摘杨花等话头为例,分析禅宗语言的运作机制,冀揭开禅语和佛法的神秘面纱。

## 二、截断和隐喻

赵州从谏,唐末禅僧,世称赵州和尚,后人称之为赵州古佛。山东曹县人,俗姓郝。年幼之时,在曹州扈通院剃度出家。后来,拜谒池阳南泉普愿,并继承了他的衣钵。再其后,他游览各地,参拜了黄檗、宝寿、盐官、夹山、五台等高

收稿日期: 2010-04-08

作者简介: 洪潇潇(1984—),女,江苏扬州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方文学语言比较研究。

僧大德。80岁的时候,他应众请住在赵州观音院。40年间,大扬禅风,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赵州禅,留给后人许多难解之语,如摘杨花、祖师西来、洗钵盂、吃茶去、大道透长安等。

《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七:僧辞赵州,州云:“甚处去?”僧云:“南方学佛法去。”州云:“你到南方,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僧云:“恁么则不去也。”州云:“摘杨花,摘杨花。”<sup>[1]325</sup>

要理解这段对话,先要弄清两个词语的意思。错举,参互列举之意。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的“错举”,当有列举出来探讨的意思。杨花,就是指柳絮。北周庾信《春赋》:“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唐代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这段对话里,一个僧人要去南方学习佛法,赵州却跟他说了一通看似莫名其妙的告别语。有佛的地方不要停下来,没有佛的地方迅速走过,过了3000里就不要跟别人探讨佛法了。除了没有佛的地方要迅速走过比较符合正常思维而外,其他的说法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按照僧人求佛法的愿望,那样显然求不到佛法。最后,赵州还突兀地说了一句:“摘杨花,摘杨花。”这种打断他人的思维习惯的方法可以称为截断法,就是将他人的思路用看似不相关的语言猛力逆向反转,使之顿悟见性。语言学家帕默尔指出:“语言是一种暗示……人们听到一个东西老是直来直去地那么一种说法,就会感到厌倦,而那种需要听话人费力去想象或思考的引喻说法,则常常使他感到兴奋。”<sup>[2]</sup>

赵州从谏是使用这种方法的高手,如:

第一则,《古尊宿语录》卷十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赵州)曰:“庭前柏树子。”(僧)问:“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sup>[1]77</sup>

“祖师西来意”,即问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许多禅师都面临的问题。赵州从谏避而不答真意,却答非所问的说庭院里的柏树子。柏树肯定和祖师西来的意图没有关系,但我们始终要问意图。这就要结合其他的禅语。《宗镜录》卷九十七,(坦然禅师)问:“如何

是祖师西来意旨?”师曰:“何不问自家意旨,问他意旨做什么?”<sup>[3]</sup>《景德传灯录》卷第十四,道吾问:“初祖未到此土时,还有祖师意否不?”师曰:“有。”吾云:“既有,更用来做什么?”师曰:“只为有,所以来。”<sup>[4]</sup>可知,禅师们是要人们明白“自心是佛”,无需外求。达摩西来,不是传佛法,而是直指人心,证众生本有之佛性。而赵州的回答是将眼前之物,随口所答,也是指道在眼前,触目菩提,不需他求。

第二则,《古尊宿语录》卷二十八:僧问赵州:“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赵州曰:“吃粥了也未?”僧云:“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言下便悟。<sup>[1]185</sup>

学人刚入门,希望师傅有所“指示”,赵州却不理他,径直问吃粥没有,吃了,就去洗钵盂。道在当下,这是赵州秉承的禅宗精神。佛法的宗旨固然藏在千卷万卷之中,但只做一个雕书之虫,是永远不能成佛的。佛法并不神秘,日常喝茶吃饭等,看似平淡无奇的动作中也蕴藏着佛法。赵州在这里打断的是学究的思维,将佛法回归到活泼泼的现实生活中来。

第三则,《宗鉴法林》卷十八:(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曾到此间么?”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呼):“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sup>[5]394</sup>

赵州吃茶是非常著名的公案。赵州对于新僧、旧僧,都叫他们去吃茶。甚至后院主都参不透这其中的玄机,结果也被赵州叫去吃茶。为什么赵州对他们一刀切断呢?这要从赵州的“本分事”说起。《古尊宿语录》卷十三:师示众云:“老僧此间,即以本分事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会,是谁过欤?己后遇着作家汉,也道老僧不辜他。但有人间,以本分事接人。”<sup>[1]79</sup>又有僧问:“如何是学人本分事?”赵州回答:“树摇鸟散,鱼惊水混。”<sup>[1]78</sup>“本分事”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即是道,以平常心做本分事,才能自证清静佛性。此乃赵州深意。

第四则,《宗鉴法林》卷十八:问:“如何是道?”师(赵州)曰:“墙外的。”曰:“不问这个。”师曰:“你问那个?”曰:“大道。”师曰:“大道透长安。”<sup>[5]387</sup>

僧人问赵州什么是修行的道,赵州却说墙外

面的道路。僧人以为赵州听错了话,又问“大道”。赵州说大道“透”在长安城中。在这里,“长安”有二解,一则可虚指,因长安为首都,可以比喻为最高的佛境;二则实指,比喻大道并不神秘,就是在熙熙攘攘的长安城内也到处显明了大道。这一“透”字用得极妙。赵州处处向僧人表明道不远人的道理。他的方法是故意将道作多义的理解,同时又始终不离开道在人间,灵山莫要远求,见心见佛的禅宗精神。

以上的四个例子都是关于赵州的有名公案,有助于我们对“赵州摘杨花”的理解。它们和“摘杨花”一样具有语义的开放性。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赵州打破二元思维,将日常词语的能指和所指进行了深度的分离,真正实现了能指的漂浮。譬如摘杨花,按照日常思维来说,与学佛法毫无关系。并且在那样的语境下,虽不是棒喝,却令人不得不不舍去学佛学的意愿,将思维置换到摘杨花的事件上。

### 三、“摘杨花”的悖论和隐喻

“摘杨花”和上述四个公案比起来,尚且符合禅宗意义上的常规思维。在对对方的思维进行截断以前,还运用了悖论的方式。明明是学佛法,偏偏要你“有佛处不得住”、“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

悖论的运用从六祖慧能就广泛运用,如:《曹溪大师别传》载慧能为大众开示法门时说:“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亦无中间,不去不来,非青黄赤白黑,非有非无,非因非果。”大师问众人:“此是何物?”大众两两相看,不敢答。时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答:“此之佛之本源。”<sup>[6]</sup>

又如:《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十八对“摘杨花”的颂:有佛处不得住,生铁秤锤被虫蛀。无佛处急走过,撞着嵩山破灶堕。三千里外莫错举,两个石人相耳语。怎么则不去也。此话已行徧天下,摘杨花,摘杨花。<sup>[7]582</sup>有佛处不得住,春风荡荡飞杨絮。无佛处急走过,一叶渔舟江面破。林里乌鹊去又来,园中桃李开还谢。舜若多神相太空,无目仙人逢暗夜。<sup>[7]583</sup>

智者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悖论的存在。如老子说:“道常无名。”他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是一个悖论,被白居易在《读老子》中论道:“言者

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又如,苏轼的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有关禅语的悖论,已经有许多研究。如成中英认为,公案是诡论,也就是悖论。比照罗素悖论的一般形式:如果P是真,那么P是假。禅诡论扩展的一般形式就是:如果P是Q,那么P不是Q。如,此处有佛,你要寻找佛,本来应当在这里寻佛,但偏偏让你“不得住”。<sup>[8]</sup>

“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在正确逻辑思维的条件下,理论体系内是不容许有逻辑矛盾的。”<sup>[9]</sup>这种打破逻辑的思维方式在我国古代盛行一时,如有名的“白马非马”、“鸡三足”、“白狗黑”、“火不热”、“狗非犬”、“目不见”、“孤狗未尝有母”、“轮不碾地”、“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等,庄子曾感叹这些语言是“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朱熹则斥“惠施、邓析之流,与夫坚白同异之论,是什么学问”!但这种方式到了禅宗,却被用作打破惯常思维,明性见性,悟道成佛的技巧。

如果说悖论后的截断是“杀人剑”,那么隐喻则是“救命索”。赵州用“摘杨花”的隐喻向求佛法的僧人指出了一条真正通往解脱的道路。这个隐喻的自体就是人人具有的佛性。它“净裸裸,赤洒洒,圆陀陀,光灿灿”,是一切众生原本具有的“本来面目”、“本地风光”、“本分田地”,是“本来人”、“本来姓”、“本来身”,又叫“无位真人”、“主人公”,是“父母未生”、“混沌未分”、“洪钟未击”、“明暗未分”、“日月未生”之时的本真自我。而喻体就是杨花。为什么赵州要用“摘杨花”来表现寻找我真我呢?我认为,杨花具有轻柔,随风飘浮的特点。在我们摘杨花的过程中,倘若我们用很大的力气刻意去抓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我们以平常的心态,顺随杨花轻柔飘浮的特点去迎取,“摘”的把握一定很大。

这个过程与禅宗明心见性的修行过程非常相似,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任何的刻意和执着都不能求得佛法真谛,只有合乎中道,不偏执于任何一端,才能进入“不二法门”。因此有了“平常心是道”,有了吃饭挑水都是修行,同时也就有了禅宗的“语言学转向”,“在平时用于理解的历史资源、理智判断和语言习惯突然失效时,他就只能沉潜在深深的黑暗之中,重新

需找一条心灵超越的生路”。<sup>[10]</sup>这条生路,就是禅宗所倡导的明心见性之路。

四、结语

我们知道,人类的语言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上。对于“道”、“佛性”等绝对性的事物,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因为我们的思维基础是概念、判断、推理。而概念的构成是属性和种差,这些绝对体有属性,却没有种差,因为无法成为一个概念,所以只能如佛家所说的“龟毛兔角”,我们只能像维摩诘一样默然。

我认为,在对佛法的认知或者体悟之中,截断、悖论、隐喻是三种基本的方法。其中,悖论式的否定处于核心的位置。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认为佛教的核心是承认“这种否定也是对某物的肯定认识”的情况下,“作为心理现象的否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外部世界中的某种原因”,所以,“当某一对象不能以肯定方式认知时,它也不能以否定方式认知的,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无法加以断定或否定,它永远是悬而未决的问题”<sup>[11]</sup>。

艰深的佛法在我们这个以具象思维为特征的文化中,被禅宗以象征式的隐喻进行了突围。台湾郑石岩说过,他们不用逻辑而用象征,不用观念而用引喻,用体验而不用思考,用直观而不用分析,用统整的把握而不用疏离的思虑。这就是公案的象征式语言。神秘体验、直观内心、整体把握所获得的智慧就是在这样的突围中获得生机,并进而与中国文学中最悠久灿烂的传统产生了共

鸣。“对于这种绝对的,不可感觉,不可思议的自性知识,要表现出来,自然困难,因而不得不用具有象征性的比兴法”。<sup>[12]</sup>

参考文献:

[1]河村孝照·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 68 册[M]·东京:株氏会社国书刊行会,1989.  
[2]L R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2.  
[3]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M]·东京:大藏出版株氏会社,1924: 940.  
[4]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M]·东京:大藏出版株氏会社,1924: 311.  
[5]河村孝照·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 66册[M]·东京:株氏会社国书刊行会,1989.  
[6]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6册[M]·东京:大藏出版株氏会社,1924:49.  
[7]河村孝照·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 65 册[M]·东京:株氏会社国书刊行会,1989.  
[8]成中英·禅的诡论和逻辑[J]·中华佛学学报,1990(3): 185—207.  
[9]申先甲,林可济·科学悖论集[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22.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5.  
[11]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47—448.  
[12]巴壶天·禅骨诗心集[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12—14.

On the Language Organiznization of Zen  
——A case study of Monk Zhao Zhou

HONG Xiao-xiao

(Offic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Affair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typical utterances of Monk Zhao Zhou, such as “Buddha comes from the west”, “go and have some tea”, and “pluck poplar blossom”, imply the correct way to onés true self.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 organization, what is applied in these utterances is the rhetoric of splitting, metaphor and paradox, the unique way used in Zen utterance.

**Key words:** Zen language; working mechanism; Zhao Zhou Zen

(责任编辑 丛 琮)